



紅顏夢

黔新登字(90)04号

责任编辑:郭堂亮

封面设计:墨图

红 颜 梦

山 人 著

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:550004)

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7.25 字数:370千字

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5412-0467-6
I·169 定价:13.80 元

红 颜 梦

要 容 内

以 前 面 出 下 果 故 和 文 册

…… 山 人 著 出 版

止 未 毕 发 思 委 大 是 可 最 神 器

…… 余

贵州民族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靚女螺蛳姑娘果不出相面和尚之所料，出嫁后大富大贵了不得……

螺蛳婚后，虽夫妻恩爱，却未能生育一子。然收养子养女百余……

庭院深深、闺阁藏娇，公子哥儿出入这莺莺燕园之中，男欢女爱、风流艳情、接二连三层出不穷……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红 颜 梦

缥缈生，天天是在醉生梦死中过日子的。

有一天，他又得了一个奇梦——梦见一个老头儿对他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上海有个大观园么？”他笑道：“石头记这部小说中却有一个大观园，然而这是曹雪芹笔底下造出来的，并不真有这么一回事。至于上海地方，说有如此一个花园，我却并没有听人说起啊！”

那老头儿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人真醉生梦死极了！这个花园在上海声名很大，上自白发老翁，下至黄口小儿，没有一人不知，你却偏偏不会知道，我来对你说罢。这个花园，建筑之富丽规模之宏大，比石头记中所写的，还要好上几倍。而且园中怪怪奇奇的事实，真是层出不尽，说都说不完咧。”

他听到这里，不禁手舞足蹈起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难道园中也有什么宝玉黛玉，还有什么宝钗湘云么？”

那老头儿笑道：“这倒不能一定说有，也不能一定说没有，不过那里的主人翁却是一个女子，并是一个奇女子！”他惊道：

“是个奇女子么，也能把她的奇处说出一二桩给我听听？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他的奇处，一时也讲不完，不过最奇的一桩，乃是面上生须。女子面上生须的，从古以来，我们所知道的，只有两个人：一是武则天，一是李光弼的母亲，都是生在唐朝，此外却不多见。相书上说：‘女子生须的有四大：一大富；二大贵；三大福；四大淫。’左右两旁不均匀的，四椿之中可得其三。如果子息不多的，并可得大寿咧。”他道：“女子生须，确是很奇，其他还有什么奇事？”

那老头子道：“多得紧、多得紧、你既然爱听，我就从头至尾，每天在梦中讲给你听，大概讲上三五个月，也可讲完了。”说完，去了，缥缈生也即醒来。

从此以后，那老头儿果然一点不爽约，每天继续着讲给他听。他醒后，即一桩桩的记述下来，并编成小说体。等到讲完，竟卷繁成帙了。诸君如欲知道那老头儿究在梦中讲些什么，下面所载的便是，请快看啊！

上海乡下黄埭村地方，有一家佃户，世代务农，姓林，名达昌，年纪有三十余岁，妻颜氏，比达昌小七岁，约二十四五岁，性颇贤淑，夫妻两口有祖遗下来三十亩田，又有三间住屋，自食其力，尽可温饱。颜氏娶进不过五六年，生下一男，养到周岁，天花不育，自此有三年不生。颜氏最相信吃素拜佛，因为生男不育，常到本地社庙烧香，又吃月斋——什么观音素斋、三官素斋、朱天素斋都吃到，每月有半月吃素。达昌亦相信菩萨，并不干涉她。

是年六月十九，相传为观音诞日，本地观音庵中举行盛

会，村中男女都去烧香。是日达昌与颜氏早晨沐浴持斋，也诚心去烧香。

颜氏道：“我与你到庵中在菩萨面前求支签，这位送子观音灵验，我们如果许下愿心，做些功德，来年定可望生个大胖儿子。”

达昌道：“我们每年吃过用过本有余多，不妨用在菩萨面上，如今且走去看，如有什么善事，我们可量力做去，菩萨不负人，明年或可给我们个儿子，也不枉你我这番意思。现在我主意多带几块钱去。”说完，两人欣然而去。

到得庵内，看见烧香念佛的人挨挨挤挤，热闹非常，夫妻二人便点起香烛，至诚祷告。拜了八拜，达昌拿起签筒，又跪下去，磕了三个头，摇起签筒，飞出一支签来，乃是第八十四签。达昌再磕三个头，依旧把签筒放好拿了一支签，向庙祝取签，是一支中上签。苦于不识字，因问庙祝签语好不好。谁知那庙祝也不识甚么字，只有中上两字识得，便告诉达昌道：“此签是中上签，内中签语，我可不晓得，如要详签语，可出三个铜元，问我们东厢房的李先生。”达昌听了，同颜氏径往东厢房来，只看见许多人聚在李先生面前，手里都拿了三个铜元，要李先生详签语。

那李先生花白胡须，约有五六十岁年纪，原来他是个乡下秀才，肚里也勉强清通，在乡下要算他第一个通品。他在庵里，开了学堂，也有二三十个学生。这时候科举初停，新旧兼教，有几个读新出教科书，有几个读四书，但是乡下地方，馆修甚薄，每年每孩不过二三千文，李先生收来束修不够养家，幸亏详签赚外快，每日总有几个生意，到了朔望，尤为热闹，逢到二月十九、六月十九，更是应接不暇。所以逢

了这两日，率性放假，专门详签语。这两日之中，每日倒也可赚到七八千文，平常不过数百文，朔望也不过一二千文罢了。这样一来，李先生进项也颇不小。但是每月要津帖尼庵二千文，算作房金。

此时李先生正在替别人详签语，有的上上，有的中平，有的下下，可没有听见中上之签。等到七八人详过之后，林达昌挨将上去，拿三个铜元请李先生详签语。李先生收了铜元，告达昌道：“你这支中上签，签语说道：‘喜中喜，喜外喜，生男不过种田地，生女在家做皇帝’。”达昌夫妻二人听了大奇道：“从来没有听见这样签语，那有女子在家做皇帝的事！”

李先生道：“你们种田人那里知道，方才到殿上拜菩萨时，没有看见左边上首供着一位女菩萨么！她就是女皇帝。”达昌夫妻听了这话，自然更要追究下去，便道：“这位女菩萨倒底是怎么一回事，请先生详细告知我们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现在我不得空，且等吃过中饭，烧香过后，我慢慢讲与诸位听。但是这个历史甚长，你们要听的，每人仍须出三个铜元。”一班乡下人，听说女菩萨、女皇帝，个个要听，都情愿出三个铜元，都说李先生读书人，肚皮里前通后通，让我们听了，也可长些见识。于是有些人在庵里吃饭；有些路近的，回去吃了饭再来，庵里面客厅上挤得满满的，连天井院子里都立满了人，倒被李先生做了一注好生意，足足收了十几千铜元，庵里面也收了许多茶金。总之用菩萨两个字在乡下挣钱，是最容易不过的。

达昌夫妻走出来，到大殿上左首上面，先去看那女皇帝的菩萨，果见塑着一位宫装女菩萨，相貌极老，约有七八十岁年纪，两边嘴唇角上约略有几根胡须，却不甚多。达昌夫

妻看了，好生奇怪，当即添买香烛，朝上磕头礼拜。拜毕，就在庵里吃午饭，六碗素斋，异常素净。吃完，谢了庵尼两块洋钱，又走到外面院子中，只见两廊下都是要货摊，卖那泥人、泥猫，小孩耍货之属。门口又有许多地摊，卖的都是活物：大蛇、小蛇、乌龟、鼋鳖、蚌蛤、螺蛳，样样都有，大叫买去放生，功德不小，倒也纷纷有人去买；买了之后，就唤卖的人拿到对河去放生。庵门口紧对一条大河，水族放生极便，年年逢着菩萨诞辰，那些人都来做这笔好生意的。

达昌夫妻见了，也动了放生念头，此时颜氏正立在一个卖蚌蛤螺蛳摊场的旁边，见一个人拿了一只小篮来买螺蛳，与小贩争多嫌少，只听那小贩说道：“人人买放生物从不争多嫌少，独有你这个人，只买了几个铜元，我已给了你半篮，还是这么多啊少啊，闹不清楚。”

那人道：“我并不要放什么生，乃是买回去吃的，今晚拿豆瓣酱烧起来，当作饭菜，还要下酒咧！”

颜氏听见，对达昌道：“人家都放生做好事，这个人倒买去下酒，做恶事，真是罪过。我想别的东西不能吃，这螺蛳是可以吃的；倘有别人也来买去吃，这摊螺蛳，不是不能放生了么！我们何妨把这摊螺蛳买去放生，免得别人再来买去吃，岂不是一件功德！”

达昌道：“有理、有理。”当花了两块四角钱，向小贩将两大篓螺蛳全都买去。

小贩道：“你两个善人真是诚心放生，我每年来做生意，看看别样物件都卖脱手，惟有螺蛳人人不买。到了第二日，依旧卖与人吃，真是罪过。今朝遇见你两位善人，是螺蛳的运气——几万性命，可以逃生了。”

达昌夫妻二人听了，颇觉开心，重新回进客堂，已见许多人坐地老等。

一会儿，李先生从外走进，吸筒旱烟，立到上首，宛如上讲堂上课一般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们诸位想已拜过了这位女皇帝的菩萨，也看见这位女菩萨面上生须么？”

众人都说：“看见的，正要请教。”

李先生道：“这位女菩萨，生在一千几百年前，那时候是唐朝时代。姓武，父亲在外省为官。她十四岁被选入宫为才人。宫中向例：凡是选进来伏侍皇帝的，随皇帝宠幸；宠幸过了，如果欢喜她，就升为妃子。谁知这时那皇帝已经老了，不大贪色，幸过一次，就等闲置之，不再亲近。倒是太子进宫，看见她生得相貌出众，有意和她勾搭。隔了几年，那位皇帝年纪愈大，想这许多才人，要来何用，便下了一道旨意，将三千多才人尽行放出，令其自由选配。不料这位武才人偏偏不肯出宫，情愿削发为尼。老皇帝就命安置在宫内冷静所在，准其静心修行。我说到这里，倒还要表白几句。这位才人的父亲，叫武士彟，官拜荆州都督，职位也不算小，那老皇帝就是唐太宗，姓李，名世民。这才人此时尚未取名，后来取名武曌，又后来自称则天皇帝，故俗称武则天。”

李先生说到此处，有几个乡下人，曾看过戏的，便插嘴道：“原来这就是武则天么！”又有几个乡下婆子接口道：“罪过、罪过，菩萨怎可直呼其名！”李先生又接着道：“后来老皇帝晏驾，太子接位，是为高宗；即位后第二年，偶游宫内，走到一个庵里，忽看见了武才人，猛然记起旧时情事，问明她剪发的原由后，便唤她赶紧蓄发。养了一年有余，云髻居然依旧，而且面貌长得格外妩媚。高宗传进宫去，宠爱无比，

升为昭仪，自此遂称为武昭仪。又隔了两年，生了儿子，高宗就升她为正宫。高宗素有头眩毛病，眼睛常要失明，朝臣奏本递来，常不能看，每嘱她代看。她从小读书，聪明绝顶。看了奏本，代为判断，事事称旨。从此以后，朝政大权，皆归她手。又隔几年，高宗晏驾，他的儿子做皇帝，是为中宗。她做了太后，权柄自然比前更大，于是她率性把中宗放到外省房州地方去，自称武氏则天皇帝，改唐朝为周朝。后来她活到八十一岁，才唤一个老臣张柬之迎接中宗回宫，重行归政，改为唐朝，她也在这年宴驾。诸位听听，这不是一位女皇帝么！我们这个庵基，还是这位女皇帝赏与一个当她削发为尼的时候，同她作伴的张师太的。此庵倒是个旧庵基，所以塑这一位女皇帝的菩萨。这位女皇帝还有一异相，就是面上有须。相书上说：凡有此异相的，都应大富、大贵、大福、大寿呢。”

众人听了，不觉眉飞色舞，都说好听好听，独有达昌夫妻呆呆坐在一边，像想什么似的，看见大家走散，也只得走回家来。

过了数日，正是七月七日，颜氏忽梦见到了天上。走到天桥，一时不能过去，忽见许多螺蛳砌在桥边，颜氏居然便在上面居然走过。忽又见那位女菩萨前来迎接她，挨着她身，同走了十一级，忽然失足跌下，不觉狂叫而醒，达昌也在梦中惊醒，问道：“你敢是梦魔么？”颜氏说：“是的。”从此便有身妊，足足怀了十二个月胎，直到第二年七月初七才生下一个女孩。

到得三朝，请太君洗三，很是起劲，舅嫂钱氏也走来帮忙。这位舅嫂，也是乡下人，居住不远，舅舅早已不在，膝

下并无子女，看见自己小姑生下女孩，颇觉欢喜，便说道：“我来替她取个名字，叫做金宝，如同金子宝贝一般，将来还要过继给我舅母咧！”颜氏说：“最好、最好。过继给你舅母，那是又多一人疼爱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此孩颇有些来历，我去年到观音庵里烧香，曾买了两块四角洋钱的螺蛳放生，隔了几日，梦见走天桥，又有许多螺蛳摆砌桥边，我就走了过去，从此就有了孕，大概此孩是螺蛳报恩罢。”

舅母听了，笑道：“如此，我再替她取个名字，唤做螺蛳。”

此时达昌也走进来，叫声舅嫂，你替她取名字，又要过继给你，那是好极、好极。我还告诉你一件笑话：“去年观音庵里求签，签上说道：‘生女要做女皇帝；’你道发笑不发笑。后来听李先生说，果真有女皇帝的，庵里还塑有神像，倒听他说了半日，着实好听。”

话休絮烦，且说这位螺蛳姑娘，养到三岁，异常聪明，不但说话伶俐，而且能够识字。隔壁人家有个小孩，在私塾中读书，每日识四个方字。那小孩高兴，回来之后，拿书包过来，教她识字，也是每日四个，螺蛳姑娘总是过目不忘。舅母也日日走过来抱她，欢喜得了不得。

一日，忽走来一个游方和尚化缘，看见了螺蛳姑娘，说道：“这位姑娘，生有异相，不应生在你们佃户人家，贫僧看来，将来必定大富大贵，而且享大寿；只有天庭稍狭，少年运道恐不见佳；此外，蛾眉凤眼，鼻梁正统，下颌圆兜，都是极好的相，我看古来只有武则天有这等相貌咧！”

颜氏听了武则天三个字，又想到观音庵内签语，又看到这个小孩生得这般聪明，不觉心花都怒放起来，暗想道——莫非真是梦中女皇帝来投胎么？越想越喜，一张口喜得闭不

拢来。

和尚朝颜氏看了两眼，问道：“这是你的女孩么？”

颜氏笑道：“是我的女孩。”

达昌此时也走过来，和尚又问道：“这是她的父亲么？”问
了这句，又连称可惜、可惜，随又问舅母道：“你是他何人？”

舅母道：“我是她舅母，她是我外甥女，我喜欢她得很，
还要过继她。”

和尚道：“过继很好，你要好好管她，给她读书。你将来
看她嘴唇两边起了黑影，好像胡须秧针那一般，那她就要交
大运了。”

颜氏再问他，和尚不肯再说什么，径自去了。

这年冬天，达昌忽然生起病来，乃是热症伤寒。乡下地
方，没有好医生，竟尔呜呼哀哉！颜氏哭得死去活来，幸亏
舅嫂过来帮忙，方得草草殓殓。

螺蛳虽只三岁，也懂人事，天天跟着哭泣。颜氏看见螺
蛳这点年纪，就没有了父亲，愈发凄惨，幸有舅嫂常来劝解，
而螺蛳姑娘也日长一日，颜氏略略为之开颜。因她聪明，到
得六岁，舅母就劝颜氏与她读书。乡下读书本很便宜，每年
只要三千文，但是没有好先生。她读了几年已到十一岁，那
先生的本事，尽被她学得来了。

更有一桩聪明事，人所不及。原来同学中有许多外省人，
什么广东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浙江、安徽等处的话，螺蛳
听了都会讲，这也是她天生质地过人，可惜当时没有给她读
读外国文罢了。

光阴似箭，不觉又是数年，谁知又遭出意外事来。

螺蛳姑娘到得十一岁，人消长大，便不去读书，在家陪侍颜氏。颜氏自从达昌去世之后，终日悲悲切切，已成了怯弱之症，看看螺蛳虽然聪明，究竟是个女孩，将来嫁了出去，林氏一脉，不是仍旧绝了么！因此想到做人，实在毫无趣味，不觉病更重起来。到得冬至节边，饮食不进，眼见得不济事了，请了钱氏过来，托她螺蛳之事——说这个小孩，聪明伶俐，你最喜欢，等我不济事后，你领了去；我这间破屋不值钱，可以卖去，做我的丧葬使费；箱笼内，没有几件衣服，首饰匣内的几件首饰，也不值百元，你一概拿去，将来可与螺蛳；三十亩田，可以租出，并在你家，寄养螺蛳。将来长大之后，替她寻个中等人家，许配之事，全要你作主了。

说罢，泪如泉涌。钱氏忙向她劝慰一番，可是螺蛳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又隔了两日，颜氏竟去世了。钱氏把丧事料理好，将螺蛳领了过去。

螺蛳到了此时，也是无法，只得认舅母作母亲了。

大凡有后福的人，从小必定孤苦，螺蛳也逃不脱这个例，所以刚刚十一岁，父母就双亡，依姪氏为活咧！

又隔了三四年，螺蛳已长大成人，舅母想与她许配人家，可是高不成、低不就，竟蹉跎了三四年，此时螺蛳已是十九岁。

隔壁丁家，有个老婆子。一天，忽走过来说道：“钱奶奶，你这位外甥女，长的原是体面，但是你不要太苛求了，你莫不是定要许配什么王孙公子么？”

钱氏道：“我们乡下人家，那里许配得王孙公子。不过他

父母曾托我，一肩重担子，都在我身上，我亦不可太将就，对不起她父母；且此孩实在聪明不过，写算皆能，若配了农家种田汉，似乎也对不起她，你意中也有好的新郎么？”

丁婆子道：“我倒有家好新郎。此去三里路，市头有个杏花村，颇有几家小富户。有一家姓陈的，老的名德发，开一间成衣铺，二三十年来，着实积聚了几个钱，便把儿子送到上海学堂里去读书。他这个儿子很聪明，相貌又好，到十五岁，高小毕业，进青年会，又读了两年英文，外国话说得如水流，乳名叫大毛，人人都叫他大毛官。因为德发是个手艺人出身，不肯抛本，所以就叫他在家里照应。这位大毛官，真灵巧万分，仗着在外面人头熟，竟接得了许多大帮生意。德发赚钱既多，更加扩充起来，店里要雇到三四十个伙计，都是大毛官一手照料，家当虽不知到底有多少，但是年年买田，富是摆明在外了，人家来问杏花村红帮成衣陈德发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可有一桩，这位大毛官，志气太高，不肯讨乡下人，因此耽搁下来，今年念一岁了，还没有娶妻，若你外甥女这样人品，如肯配他，正是天然一对。”

钱氏被丁老婆子说得天花乱坠，心中不免一动，暗想果能如此，着实可以配得，当对丁老婆子说道：“你且慢说亲事，几时我同你去看看人品如何。”

丁婆子道：“如此也好，包你看了欢喜。近两日，我们村庄里，唐家的姑娘要做出嫁衣服，必定要到他们店中，且必定是大毛官来接生意，那时我来叫你，或者就叫他到这里坐坐，让你好好饱看，你道如何？”钱氏满口应允。

谁知这个丁婆子枪花真好，她因为好叫大毛来看螺蛳，故不要钱氏去，偏要叫大毛来，所以她从钱家走出之后，又到